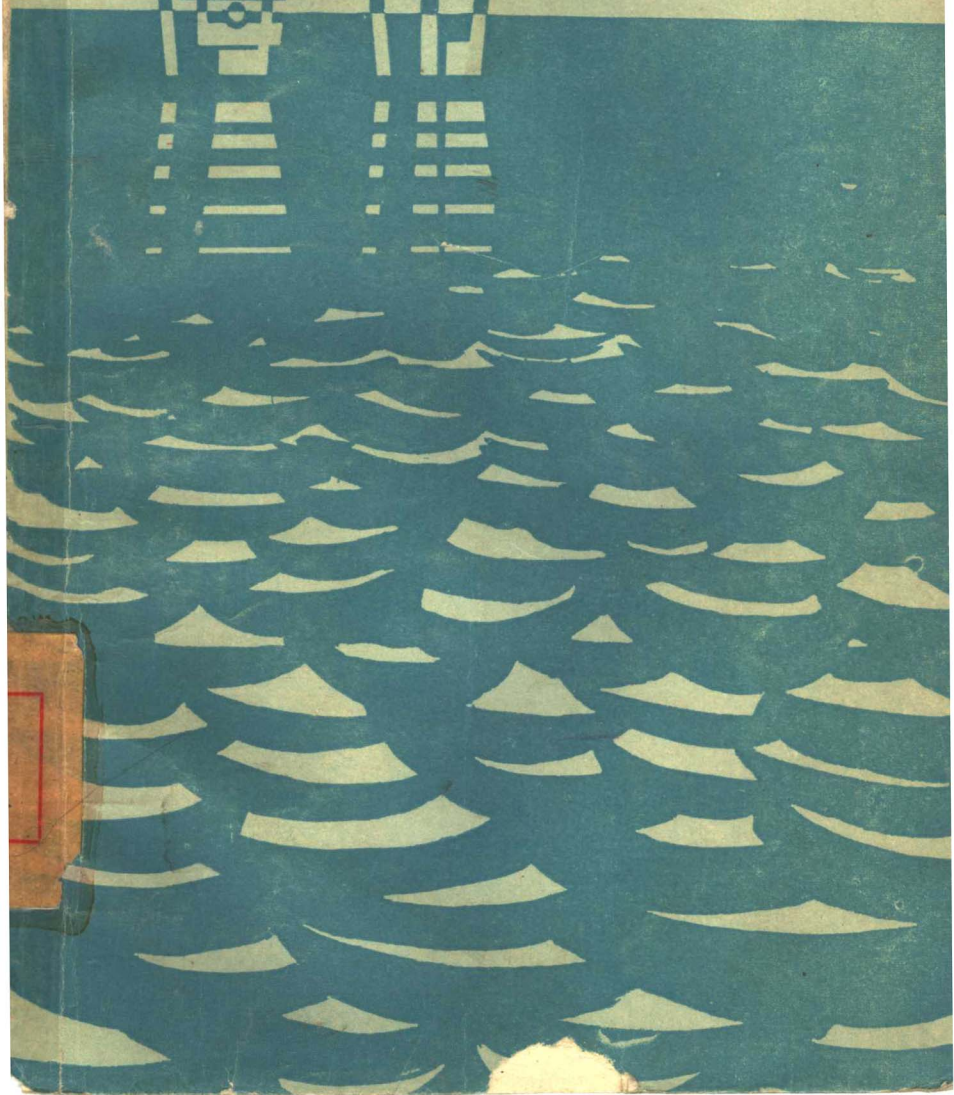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

楊朔



海 市

楊 朔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〇年・北京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/*

字数 94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\frac{5}{8}$ 插页 4

1960年1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0,000 册

小 序

我素来喜欢讀散文。常觉得，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。还记得我是孩子时候，有一个深秋的夜晚，天上有月亮，隔着窗户听人用高朗的音调讀着“秋声赋”，仿佛自己也走进詩的境界。

当然，我喜欢散文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，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，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側影。所以一篇出色的散文，常常会塗着时代的色彩，富有战斗性。

于是我也学着写散文。学着运用这种形式来描写人民的斗争、劳动、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。特别是对于我不熟識的異国人民，小說无法写，写散文也有藏拙的好处。可惜我一直不是什么巧手，自然創造不出像样的貨色。

这本集子所收起来的主要是我近年来写的一些散文特写，有游记，有人物特写，也有文学杂記一类东西，看起来有点杂，但都属于散文的范畴。其中有些篇先前曾用“亚洲日出”的书名印过小册子，现在重新刪削，也拼到

这里。

編完这本书时，恰巧正是一九五九年深秋的夜晚，天上有月亮，窗外刮着忽忽的秋風，因而記起小时候听人讀“秋声賦”的情景。可是我今天感到的根本不像欧阳修那种蕭瑟肃杀的心情。听着秋風，我好像听到千千万万人惊天动地的脚步正在奔騰前进。

作 者 1959 年深秋，北京。

目 录

小序.....	1
---------	---

十月北京城.....	1
------------	---

香山紅葉.....	8
-----------	---

蓬莱仙境.....	12
-----------	----

海市.....	22
---------	----

泰山极頂.....	33
-----------	----

百花时节.....	38
-----------	----

黄河之水天上来.....	42
--------------	----

万丈高楼平地起.....	47
--------------	----

張德胜.....	51
----------	----

秘密列車.....	59
-----------	----

百花山.....	64
----------	----

王祿小記.....	77
-----------	----

“铁流”的故事.....83

印度情思.....89

埃及灯..... 101

金字塔夜月..... 106

亚洲日出..... 112

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..... 120

阿拉伯的夜..... 127

和平大船..... 132

春雷一声..... 135

巴格达即景..... 140

献给中国的诗..... 145

我的改造..... 150

写作自白..... 154

夜读“志愿军一日”..... 167

“六十年的变迁”书后..... 170

寿亚非作家会议..... 173

十月北京城

1949年2月的一天，風沙很大。北京前門大街一早晨就挤滿人，鑼鼓喧天，每人的眼睛都急切地朝南望着，正在等待什么。到十点钟，远远傳來一陣雄壯的解放軍進行曲，接着一支強大的解放軍從永定門邁進北京。這是慶祝北京和平解放的入城大典。步兵、騎兵、炮兵、坦克……滾滾而來。兩旁的人群都往前擁，爭着爬到坦克上，騎到大炮筒子上，有人還用粉筆往炮手的背上写着：“你們終於來了！”

當時我跟着隊伍往前走，有一群青年圍住我問道：“你們是從那兒來的？”我說：“遠啦。”人家又問：“往那兒去？”我說：“往前面去。”事情相隔已經八年多，回想起來，我的答話實在不着邊際。如果那群青年朋友還在北京的話，請你們將來一定去瞻仰瞻仰天安門前正在豎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吧。這是座具有十分莊嚴的歷史色彩的艺术品，繞着碑座一色是精緻的雕刻，從燒鴉片到解放軍勝利渡長江，其間每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都有一幅大石刻。我

从心里尊敬那些正在雕刻的石工。他們照着艺术家們塑出来的模型，一凿子一凿子地凿着石头，人物形象便从石面突出来。不但当年激动人心的历史場面再現到我們眼前，就是人物胳膊上的筋絡，臉上的表情，处处都有活的感觉。历史是最明确的。近百年来，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在大風大浪里奔跑着，战斗着，最終在1949年2月走进北京城。这就是我們的来处。

我們走进北京后，八年多来，又走到什么地方了？还是让事实來說明吧。

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我到城南紅星集体农庄去，會計主任范永柱領着我到处看了一遍。农庄实在是富足的很。奶牛都那么肥壮，性子也善良，見了生人，有的从木栏干里探出头，拿鼻子聞你，要东西吃。有一头黑白相間的奶牛最出奇，乳房那么大，差不多拖到地面上，走路不小心，自己的蹄子把乳房都踢破了。飼养員使用布口袋兜着它的乳房，又用麻袋包着它的蹄子，免得再踢伤自己。据說，这头牛每天最多能出八十磅奶。今年的庄稼长的也好。玉米收割了，农民在收割后的田地里撒肥料，拖拉机正在翻地，准备播种小麦。农庄的庄員一見人，便笑着說：“好收成啊。”

我連着碰見不少农民，談起話来，发觉他們都是外路口音，不是北京人。这有点怪。范永柱說：“你不知道，在

清朝年間，這一帶叫‘海子里’，是皇上的禁地，專供皇帝行圍打獵用的。後來歸到一些官僚地主手里。他們找了管事的，租給一些外來的窮人，讓大伙吃大鍋飯，給地主種地，所以當時叫‘鍋火地’。我們老一輩都是河間府人，逃荒逃到京城，沒路走，才種這鍋火地。其實這一帶地壞得很，碱多，種玉米也撈不到什麼，辛苦一年，連吃穿也混不上。”

說土地壞，我倒不懂了。庄稼明明長的不錯啊！看那地里的棉花，剛裂了桃，象一團一團白雪似的。還有一望無邊的稻田，稻穗透了黃，沉甸甸地垂著頭，散出一股爛飯的香味。

范永柱告訴我說：“這都是在成立集體農莊後，得到人民政府的幫助，大家挖稻池子，打電井，才連著把一千五百多畝干旱的碱地，都改造成了水稻田。”

打谷場上正有生產隊在揚場。我看見個老奶奶坐在場頭上的玉米堆里，剝著棒子皮，就走上去，一面幫著剝棒子，一面問：“老大娘，多大年紀啦？還這麼硬朗。”

老奶奶反問我道：“你看我有多大啦？”

她頭髮花白，腰板挺直，耳不聾，眼也不花，做活還是怪麻利的。我端量著她問：“有六十沒有？”

老奶奶笑了兩聲說：“八十挂零啦。”

旁邊一個黑胡子的農民就笑著說：“哎呀呀！闔王爺

也拿你没办法，你倒越活越有味。”

老奶奶也笑着說：“这是什么年头，閻王爷还管的着我，我願意活多大就活多大。”

这虽說是笑話，却也有道理。一个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是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，使自己的青春常在的。这倒引得我想起一个名叫常在的蒙古族人。这人生在清朝末年，手巧，会用玻璃做葡萄，当年給西太后献葡萄，得到过西太后的贊賞。后来常在死了。三个女儿得到父亲的真傳，做的葡萄象父亲一样好。可惜她們的技艺得不到重視。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統治下，她們不得不做針綫、烤白薯、炸麻花卖，胡乱混口吃的。說起她們做的葡萄，也真絕。我們大都看过电影“葡萄熟了的时候”，那滿架又鮮又嫩的葡萄，誰看了不流口水？其实呢，都是她們做的軟枝假葡萄。要不是解放后政府对她們重視，她們出色的工艺不知会淪到什么地步。

1956年1月1日，是常在的生日。就在这天，她們一早起来，換上新衣服，吃完大卤面，然后一起去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。从此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寬，一天比一天强。

我去看她們时，老三死了，只剩下两个老姐妹，叫常桂福和常桂祿，都是六十以上的人。她們早先的命宅主悲慘的。桂福年輕輕时便当了尼姑，两个妹妹終也写出

出嫁。問起緣故，常桂祿說：“噫！過去那苦日子，煩惱太多了，還不如干干淨淨的靠手藝吃飯，誰知吃的還是苦黃連。”現在她們帶着侄女，收了幾個女學徒，正把技藝傳給下一代。做的葡萄有貓眼、牛奶、五月香、玫瑰香等許多精品，一嘟嚕一嘟嚕的，顏色鮮嫩，上面還挂着點霜，就象帶着露水新摘下來似的。

這就是北京有名的“葡萄常”。這些可敬的老藝人，到滿頭清霜的年齡，倒更懂得用雙手來美化我們的生活了。

實際上，今天每個勞動者誰又不在盡力使生活美化。熟悉北京的人，誰都記得往日東郊的情景。田野茫茫，荒坟垒垒，人烟是不多的。今天呢？大路縱橫，滿眼是綠陰陰的花木，遮掩着數不盡的高樓大廈。這都是各種新建的工廠，有的廠里的機器，全部是我們工人一手製造的。有個叫韓憶萍的紗廠鉗工寫過這樣的詩：

城郊還籠罩着一層靜靜的晨烟
一群上工的姑娘在樹林里出現
她們象喜鵲歡笑着涌進車間
車間充滿了春天

這裡的車間播種着奇異的種籽
幸福的種籽撒在紗錠上邊

.....

人們說春天是先到江南

誰知春天永遠藏在我們車間

不錯，我們的工人真象傳說里的催花使者，到处催出万紫千紅的花朵。韓忆萍的父亲是鉄匠，韓忆萍从小也学打鉄。解放軍举行入城式那天，他还是孩子，滿手沾着鉄銹参加到前进的行列里来，現在，早变成个技术工人，还是詩人。类似这样有文学素养的工人，不在少数。我在北京国棉一厂还見到另一个叫范以本的青年試驗工，也能写詩。范以本領我到他家去，他的老母亲坐在床边上，怀里抱着六个月的小孙子，正逗着玩。这位老人家早先年是上海一家紗厂的搖紗工，后来被資本家解雇了，穷得領着孩子討飯。談起往事，她說：“那时候，苦的很啊！早六点干到晚六点，挨打受气的，吃了早飯不知道有沒有晚飯，整天泡在眼泪里。”临到老年，她两个儿子、一个媳婦都在北京国棉一厂作工，日子过得很舒心，常常睡着睡着就笑醒了。这母子两代都是紗厂工人，两代人的經歷却象隔着两个世紀，多么悬殊。現在，共青团員范以本每天早晨起来，心里都怀着新的理想。他的理想多得像天上的星星，所有的理想却集中到劳动竞赛的大紅花上。見了大紅花他的心就跳，只想戴着它走过天安門，接受主席的檢閱。有时激动的夜晚睡不着觉，就写詩。

这样的詩句来抒发工人阶级的情感：

用超音速步伐提前跑完五年路程

让生产的紅星高高的飞到天空

年青的朋友，在入城大典那天，你們不是問我們往那儿去么？这就是我們的去处。无疑的，你們也早加入中国人民前进的队伍，一同迈进光輝的社会主义了。这是我們的去处，却又不是最終的去处。更远大的目标还摆在我們前面。前进！前进！生活像大海，理想是不应该有止境的。

香山紅葉

早聽說香山紅葉是北京最濃最濃的秋色，能去看看，自然乐意。我去的那日，天也作美，明淨高爽，好的不能再好了；人也湊巧，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。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，早年做过四十年的向导，鬍子都白了，还是腰板挺直，硬朗得很。

我們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飯館里吃飯。几盘野味，半杯麦酒，老人家的話来了，慢言慢語說：“香山这地方也沒別的好处，就是高，一進山門，門坎跟玉泉山頂一样平。地勢一高，气也清爽，人才爱来。春天人来踏青，夏天来消夏，到秋天——”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問：“不知山上的紅葉紅了沒有？”

老向导說：“还不是正时候。南面一带向阳，也該先有紅的了。”

于是用完酒飯，我們請老向导領我們順着南坡上山。好清靜的去处啊。沿着石砌的山路，兩旁滿是古松古柏，遮天蔽日的，聽說三伏天走在树蔭里，也不見汗。

老向导交疊着两手搭在肚皮上，不紧不慢走在前面，总是那么慢言慢語說：“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，后面是一片荒山，只有一家財主雇了个做活的給他种地、养猪。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，猪怎么吃也吃不完。那做活的觉得有点怪，放进石槽里几个銅錢，錢也拿不完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。到算工帳的时候，做活的什么也不要，单要这个石槽。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錢？財主乐得送个人情，就給了他。石槽太重，做活的扛到山里，就扛不动了，便挖个坑埋好，怕忘了地点，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記号，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。誰知返回来一看，滿山都是松柏树，数也数不清。”談到这儿，老人又慨叹說：“这真是座活山啊。有山就有水，有水就有脉，有脉就有苗，难怪人家說下面埋着聚宝盆。”

这当儿，老向导早帶我們走进一座挺幽雅的院子，里边有两眼泉水。石壁上刻着“双清”两个字。老人圍着泉水轉了轉說：“我有十年不上山了，怎么有块碑不見了？我記得碑上刻的是‘梦赶泉’。”接着又告訴我們一个故事，說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，倦了，睡在这儿，梦见身子坐在船上，脚下翻着波浪，醒来叫人一挖脚下，果然冒出股泉水，这就是“梦赶泉”的来历。

老向导又笑笑說：“这都是些乡村野話，我怎么听来的，怎么說，你們也不必信。”

听着这个白鬍子老人絮絮叨叨談些离奇的傳說，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話色彩。我們不会那么煞風景，偏要說不信。只是一路上山，怎么連一片紅叶也看不見？

老人說：“你先別急，一上半山亭，什么都看見了。”

我們上了半山亭，朝东一望，真是一片好景。茫茫蒼蒼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，烟樹深处，正藏着我們的北京城。也妙，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，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。万寿山、佛香閣，不过是些点綴的盆景。我們都忘了看紅叶。紅叶就在高头山坡上，滿眼都是，半黃半紅的，倒还有意思。可惜叶子伤了水，紅的又不透。要是紅透了，太阳一照，那顏色該有多濃。

我望着紅叶，問：“这是什么树？怎么不大像楓叶？”

老向导說：“本来不是楓叶嘛。这叫紅树。”就指着路边的树，說：“你看看，就是那种树。”

路边的紅树叶子还没紅，所以我們都沒注意。我走过去摘下一片，叶子是圓的，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紅意。

我不覺叫：“哎呀！还香呢。”把叶子送到鼻子上聞了聞，那叶子发出一股輕微的药香。

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，叫：“哎呀！是香。怪不得叫香山。”